

命運三女神 B 薇兒丹蒂的告白

文／林俞佑〈《諸神的黃昏》命運女神扮演者，自然名：拉布拉多〉

圖／謝維安、莊耀鴻、沈競辰

相較在五股濕地演出的《海有漁網》，這次的《諸神的黃昏》更是一趟奇幻的旅程。

一直到演出前的週日，才大概知道整場演出的七幕有哪類成員，畢竟之前都只有在自己負責的組別進行線上排演；並且也才比較清楚整個的流程，但其實也還是一頭霧水，因為大家都是志工，每個人都有各自忙碌的事，即使逼近演出，排練還是沒辦法全員到齊。唯一可以確定的，是自己飾演的命運女神 B 的臺詞、以及第四幕有哪些成員、舞蹈要跳「愛你」、還有所有人在最後一幕將組成「生命之樹」。

星期三，或許是各種壓力使得腸胃炎上身；難得敲出時間的全員線上開鏡頭對戲，我只能努力撐著唸完台詞後看診，然後再打著瞌睡聽小花和黑琵的各項提醒。正式演出前一天星期五的彩排，我在寒假前就努力地喬調課，為了支援正式綵排，無奈在到傍晚要全員技術性綵排時，我得趕快返回學校主持晚上的學校日，無法現場舞台實際走一回，看清楚整場劇的全貌。

而學校日結束後，回家把道具天秤黏好，劇本再順過一次、備註各項事宜，2 點多出頭終於可以睡覺，等待一大早出門隔天一早的最終綵排 + 下午正式演出。沒想到在 2 點半時，兒子阿海開始狂吐，先是把自己的宵夜吐得床上一塌糊



塗，然後接著吐水、吐胃酸，我進入了照護新生兒模式，每不到半小時就必須醒來，就這麼到 6 點半，他吐了應該有將近十次，而我也該起床了。

公演這天，同時是北一親子團的團慶，身為攝影組長有要職的先生牧羊犬，還得帶著小朋友，實在難以請假；我只能硬著頭皮努力吃他日前做好的香菇雞，避免自己沒體力量倒，然後等待原定劇團集合的時間、同時也是醫師開診的 08:30。在阿海看完醫師後，感謝家父家母願意協助支援，我終於在 10:30 抵達。

說實在的，依據自己工作使命必達的個性，前一天沒辦法參與到全體綵排，真的難受；而在公演當天的早上，也因孩子身體不適而遲到，也覺得心情很沮喪，甚至原先還有鋼琴黑衣人、處理 Mic 的工作；而舞蹈「愛你」沒有背熟、沒有跳好，其實也感到很挫敗；在演出當時，因為誤按到 Mute 和沒幫女神 A 大姐烏爾德開麥成功，導致無法擴到音，更是驚嚇與內疚。

還好，導演小花臨演前的交代「無論如何要ㄍㄨㄣ下去，就算麥出不來，也要用力說出台詞」，這時成了定心劑，讓聲音努力可以傳至整個劇場。

我一再告訴自己，還好前一天有請假，早上就來支援協助分名牌；還好，我對麥袋（放 Mic



的腰帶)和 Mic 有熟悉，製作了放置臺，協助整個取麥過程順暢；還好最後正式綵排，我有剛好趕上；還好，我前一天睡前有再備註進出場情境，讓我們命運三女神有個明確的動作點；還好，我有先帶阿海看醫師，讓我不用擔心家父家母會否被傳染……。

直到最後的生命之樹，這些點點滴滴的失落感、點點滴滴的成就感，慢慢昇華。從第一次在鷺江國中排演時組成生命之樹，到早上排演、真的出場，站在舞台上，真的感動加倍。每做一個春夏秋冬的動作，我彷彿能感覺到似乎什麼在滋長發芽，也讓眼眶幾度泛淚，或許那是每個人集聚一點點的精神，想要成就些什麼的緣故。

荒野這邊，每個人都是這樣的。從荒野親子團，到荒野生態回聲劇團，我們每個人，都努力付出一些些。誰想得到、誰做得到，就多幫忙些，然後，所有人的多一點心意，成就了每份令人感動的大作。

「一個人，可以走得快，但一群人，可以一起走得遠。」我們想做的，其實沒有多麼偉大，我們也都不是神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。只是，想要傳遞些什麼聲音，想要傳遞給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。



雖然那樣的肢體張力與集合七十多人的大劇，很難再重現，但生命之樹種下的芽，伸展出來的希望，相信感動到我們所有的人。或許，還有機會，可以讓這些芽長出，讓這份感動再用別的方式，再去感動更多更多的人。

「讓我們在黃昏前，趕路，並種下希望的種子。讓感動，情詠三十，然後，更久更久。」

